

『書生報國成何計，難忘詩騷李杜魂』 沈葆

慶祝「葉嘉瑩師教學七十年」及「迦陵學舍落成」後記

(11/14/2015)



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七至十九日，天津「南開大學」，除了於當日(10/17)，舉行該校成立九十六週年校慶，同時亦舉辦了「迦陵學舍落成」的啟用儀式。

十月十八日上午十時，於該校「東方藝術大樓、逸夫廳」(見圖一)，先舉行「加拿大艾爾伯特大學」，由榮譽校長 Ralph B. Young 頒贈之「文學博士、特殊榮譽學位」給嘉瑩師，表彰她「畢生致力於教育事業，其創造性天賦，激勵無數中外學子，俱有深遠的國際影響力與成就」。(見圖二)

接著舉行：「葉嘉瑩教授古典詩詞教育思想研討會」。是日冠蓋雲集，坐無虛席。本人謹遵嘉瑩師囑咐，亦在十五位上台致詞的各界貴賓中，代表先生在台灣教過的學生致詞。(見圖三)

「迦陵學舍」是一座長方形，四合院式的建築。面積約 550 平方米。它東鄰「南開大學」現存最老舊的建築「思源堂」。西臨數學大師「陳省身」先生的故居「寧園」。

「迦陵學舍」是「南開」自「寧園」後，修建的第二座「學舍」。是專為譽滿海內外，桃李滿天下，而卜居「南開」三十餘年，久有歸根之意的：「中華古典詩詞學術大家、葉嘉瑩教授」所築。

「迦陵」二字，乃嘉瑩師大學時偶讀佛經，所見到的一種喚作「迦陵」的鳥名，其發音與「嘉瑩」頗為相近，遂取用「迦陵」為別號，亦為其筆名。

「迦陵學舍」之營建經費，則由溫哥華劉和人女士，澳門沈秉和先生等，慷慨解囊，以鉅資相助始成。(見圖四)。

從古雅厚重的大木門進入「迦陵學舍」，首先見到的是靠左側，半圓形磚砌拱形門。而右側的牆壁上，有一大塊石刻的「迦陵學舍題記」，由南開汪夢川教授撰文，加拿大溫城書法家謝琰書。(見圖五)

再進入是滿植花木的天井，其中向陽的一面，種植有北京恭王府送來的兩株嘉陵師最喜愛的海棠。(當年葉先生就讀的「輔仁大學」女校校址，就在恭王府中。)(見圖六、2張)

長方形的「學舍」，左側的一排房屋有「陳列室」「研究室」。而「陳列室」內，掛滿嘉瑩師年輕時作的詩詞稿件，上面留有其師顧羨季先生之評改手迹。另有各式獎狀、聘書等等。「學舍」右側一排，是雅緻寬敞的客廳、飯廳、書房等。二樓有臥室數間。(見圖七、八、九)

「迦陵學舍」將集教學、科研、藏書於一體，並開闢文史資料儲藏室，專門陳列嘉瑩師自溫哥華，帶回的大量寶貴文史資料，供研究者使用。

一九六二年，我考進台北「淡江文理學院、中國文學系」。當年中文系「名師如雲」。因為那時擔任院長的張建邦博士，主張「延攬、禮聘」最好的老師，到「淡江」任教。

中文系主任許世瑛教授，畢業於清華大學，是「中國文法」與「聲韻學」的專家。在他的努力聘請下，我們才有機會當了嘉瑩師的學生。我修了四門她教授的課：「詩」「詞」「曲」「杜詩」。

在這之前我讀「詩詞」，除了國文課本裡所選取的，就是自己隨意翻看的，從未真正瞭解「詩詞的內涵」，更遑論「詩詞的欣賞」了。

自從上了嘉瑩師的「詩詞課」後，始知她不僅具有深厚的古典詩詞素養，更有扎實的古文根底。而先生對詩詞之感受，天生俱有一種極為敏銳的稟賦，她所講解和舉引的範例，皆為詩歌之精華，處處閃耀著智慧的光芒。

而嘉瑩師的即興感發，往往引用許多材料，來對所講的內容加以闡發，讓學生多方領會。這種「感銳思深」的「詩歌賞析教學法」，常使我茅塞頓開，立刻進入另一層「古典文學」的境界。自此誦讀古詩詞，遂成為日常的習慣了。

從一九五〇年代起，「出國留學」，成為大多數台灣各大專畢業生，更上層樓的目標。為了加強「英語的聽說」能力，看西語電影，變得非常流行。我們那時「選電影」，首先要看譯成「中文的電影片名」，是否吸引人。

當年，台灣的翻譯名家，都是融會貫通「中英語文」的高手。他們根據影片內容，或英文片名，翻譯出非常妥貼典雅的電影片名。很多甚至引用「中國古典詩詞」的句子，作為影片的片名。

譬如一九六二年，好萊塢拍的電影「Lolita」，講述一位四十餘歲男子與十四歲少女的畸戀，於是把片名翻譯為「一樹梨花壓海棠」。若是歐洲宮廷愛情打鬥片，依劇情就譯為「美人如玉劍如虹」。音樂片則譯成「此曲只應天上有」等等。

若是「悲歡離合」的「愛情片」，可選擇的詩詞句子可多了。就我記憶所及的「外語片」就有：「天涯何處無芳草」「除卻巫山不是雲」「春蠶到死絲方盡」「還君明珠雙淚垂」「蓬門今始為君開」「相逢何必曾相識」「碧海青天夜夜心」「吾家有女初長成」「相見時難別亦難」「一朝春盡紅顏老」「大江東去」「窈窕淑女」等詩句。

戰爭片就採用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」，「長使英雄淚滿襟」等句為片名。

由於電影翻譯的推動，「詩詞的名句」廣為大眾知曉後，隨即引發大眾尋找「整首詩詞」來閱讀的興趣，這也是始料所未及的。

但是我個人真正徹底瞭解，嘉瑩師所謂：「詩詞具有『興發感動』」的「共鳴、共感」作用，則是在我去國四十五年間，由於環境的改換，生活的歷練等，才逐漸體會出來的。

從初到異國「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，到「君自故鄉來，應知故鄉事」。從「書畫琴棋詩酒花，當年件件不離它」，轉入「如今七事都更變，柴米油鹽醬醋茶」的現實環境。於是很容易產生「一片飛花減卻春，風飄萬點正愁人」的感慨。

隨著年齡的增長，逐漸領悟到：「我見青山多嫵媚，料青山見我應如是」。「一松一竹真朋友」，「山鳥山花好弟兄」的感發，再進入「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」的瀟灑，邁入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閑靜。

原來嘉瑩師一再強調，中國的「古典詩詞」具有「興發感動」力量，它可以成為「渡過困境的助力」，「安撫心靈的良藥」，帶來「祥和寧靜的歡愉」。

二〇〇八年春，得知嘉瑩師五月初，要從溫哥華赴「哈佛大學」講演，於是我特地商請她，先蒞臨美國首都華盛頓，小住數日。五月六日，專為大華府僑胞，舉辦一場「演講」。

是日「華府僑教中心」的大教室，坐滿了數百位葉老師舊日的學生，與慕名前來的聽眾，一起再聆聽一場名家的精闢講演。當日的講題是：『從雙重性別與雙重語境、談晚唐五代詞的美感特質』。

那年嘉瑩師已八十四歲，她依然站著講了兩小時，精神飽滿、意氣飛揚。隨著嘉瑩師的解說評析，聽眾宛若置身於「晚唐五代」的時光隧道裡，忘卻了現實，沉醉於詞境中。這真是一場「難忘的文學講座」。

次日的歡迎晚宴，我包下的「新陶芳」餐館，擠得水泄不通。由於嘉瑩師在台灣教過「台大」「淡江」「輔仁」三所大學，學生們依序先報姓名、報校名、報級別、再自我簡介、敬酒合影，大夥欣喜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「德明中文學校」高年級的十二位學生，面向嘉瑩師，背誦了28首「五言及七言」的「唐詩絕句」。每人並贈送紅玫瑰一枝給嘉瑩師，表達敬愛之意。這些海外生長的華裔子弟，每週上中文課兩小時，(週日下午)，一年僅上課三十週，他們的表現令老師非常讚賞。

二〇〇八年五月這兩天的華府相聚，讓同學們再一次重溫「嘉瑩師」她那：「朗朗如日月之入懷」的開朗真淳。再一次重溫「嘉瑩師」那：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的雍容自適。再一次重溫「嘉瑩師」那：「謙和溫婉以懿文德」的大學者風範。

一九七九年嘉瑩師曾有<贈故都師友>詩：「構廈多材豈待論，誰知散木有鄉根。書生報國成何計，難忘詩騷李杜魂」。詩中的後兩句「書生報國成何計，難忘詩騷李杜魂」，道盡先生「書生報國」的宏願，與「癡愛中華古典詩詞」之真情。

古人有云：「經師易求、人師難得」。吾等何其有幸，跟隨嘉瑩師學習多年，不但敬她為「經師」，其立身處事，「於困境悲而不挫，於順境欣而不揚」的沉穩內斂，不但足以為「人師」，更堪為「萬世師表」。

<呂氏春秋、尊師篇>：「子貢問孔子曰：『後世將何以稱夫子？』孔子曰：『吾何足以稱哉？勿已者，則好學而不厭，好教而不倦，其為此邪。』」

<尊師篇>：「好學而不厭，好教而不倦」之句，誠乃嘉瑩師終生奉獻於「古典詩詞」「任教七十年」之寫照。她將古代詩人詞人的「生命、理想、品德、意志、文化傳統之精華」，帶著鮮活的生命流傳下去，

此趟「天津行」，短短五天的逗留雖太短，然而帶回之記憶與喜樂卻長存。





(圖一)



(圖二)



(圖三)





(圖四)



(圖五)



(圖六之一)





(圖六之二)



(圖七)





(圖八)



(圖九)